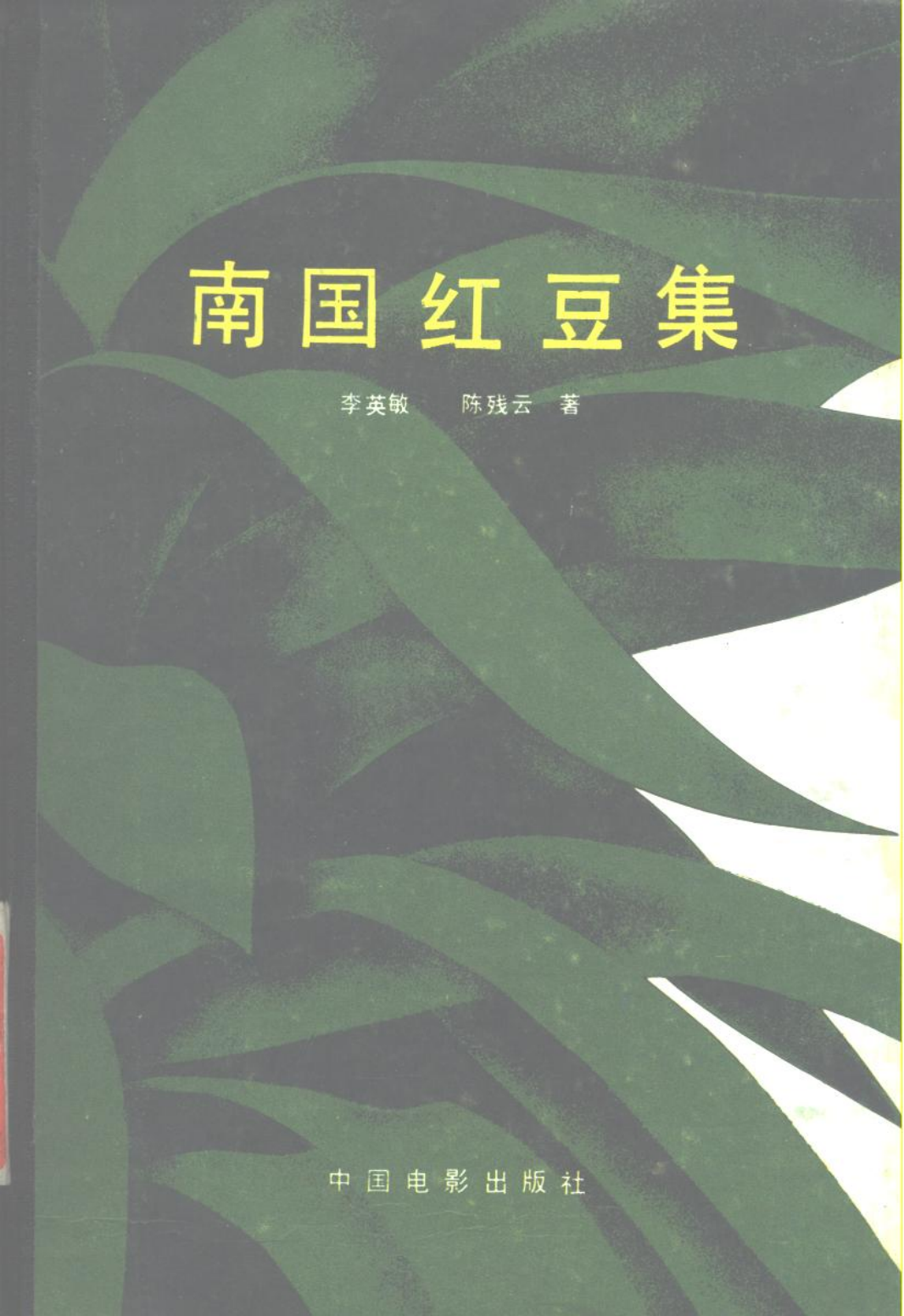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large, overlapping green leaves. The leaves are rendered in various shades of green, from dark forest green to a lighter, almost yellowish-green,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texture. The leaves are arranged in a way that they seem to be growing upwards and outwards, filling the entire frame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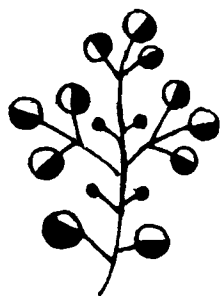
南国红豆集

李英敏 陈残云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南国红豆集

李英敏 陈残云 著



中国电力出版社

1983 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《南国红豆集》是老作家李英敏、陈残云同志的电影剧作选集。

书中收入三个电影文学剧本，《椰林曲》描写抗日战争时期，我海南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敌后斗争的历史断面，《南岛风云》展现我琼崖抗日游击纵队一批伤员在敌人封锁、缺乏粮食、药品等险恶条件下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英雄事迹，《羊城暗哨》描写我公安人员与美蒋特务斗争的惊险故事。

剧本中倾注了作家的深挚感情，讴歌南国儿女在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的优秀品质和不屈精神。剧本结构严谨，情节、人物真实，颇吸引人。

责任编辑：薛赐复

南国红豆集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：8¹/₈ 插页：11 字数：190,000

1983年1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500册 (内有平装本3,700册)

统一书号：8061·2127

定价：(精)1.80元

前 言

李英敏

奉献给读者的，是我和残云同志写的电影文学剧本，是五十年代我们合作的珍贵的纪念。

一九五二年夏天，海南岛解放的两周年，我正带着一支队伍，配合野战军，在琼山县完成了剿匪反霸，进行土地改革的试点。琼山县是老区，是我长期生活的地方，我兼任了县委第一书记和土改委员会主任，能为我的战友们乡亲们获得土地和彻底翻身解放，这是我最高兴、最幸福的事。

有一天，冯白驹同志通知我，上级党组织决定，把我调到中央机关工作。到底要我干什么，我不知道，但我似乎感觉到，新的生活开始了。

到了北京，我才知道让我搞电影，写电影剧本。我听了大吃一惊，在这之前，我总共看过的故事片不到十部，多少年凑合写点理论文章，文学艺术和我距离多么远啊！但我知道这件事不能改变，因为领导同志告诉我，毛主席希望我们搞出反映海南岛斗争的电影故事片。

我很快就到南方去，跟欧阳山、陈残云同志合作写电影剧本，这个创作组由陶铸同志亲自领导的。老实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领导同志对电影创作这么重视、这么大的兴趣，从谈题材、主题思想、人物故事到剧本提纲的写作，陶铸同志都参加了，并且亲自为我们修改提纲。铸陶同志对反映海南岛斗争

生活的剧本，谈了许多很好的意见。他说过，要写海南岛斗争一定要写冯白驹同志，不写冯白驹同志，海南岛的斗争就失掉光彩。这些话只有陶铸同志才敢说，那时已经开始所谓反“地方主义”了。后来，我知道，把我调到北京，让我从事电影创作，都是陶铸同志的主意，完全可以说，陶铸同志是给我打开新的生活道路的一位领导。三十年来，不管走过多少坎坷道路，我始终舍不得离开电影创作事业，虽然陶铸同志过早离开我们，作为一个文艺战士，对他感到无限怀念。

我和欧阳山、陈残云三人合作是很有意思的。欧阳是从延安来的文艺界老前辈，老陈是长期在敌人统治区开展进步文化活动的老战士，我呢？算是个半文半武的游击干部。他们的文学修养和在文艺创作上的成就，都是我的前辈和老师，各人个性和生活环境不同，但我们的合作是认真和愉快的。在海南岛一段生活中，我是他们的向导和合作者，我们一起了解海南岛的过去，一起领略热带风味的生活，一起在五指山跟飓风作斗争。我们的剧本提纲修改重写了二十多次，企图在一部电影中概括海南岛二十五年斗争，这种不符合电影艺术特点和规律的创作计划，是很难成功的，可以说一句，非我之罪也。

但是我们这场合作并没有白费，欧阳山同志发挥他的专长和生活感受，写出了中篇小说《英雄三生》。我和残云同志继续合作，把未完成的事做完。

失败，对一个搞创作的人说来，是很痛苦的，但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剧作家，也是很难避免的。我初叩电影创作的大门，就有人替我算好年庚八字，这个从山沟里出来的土货，决不会写出什么象样的东西。如果说我有什么优点的话，就是不信邪，我相信我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我觉得，我虽然有生活，但我的电影文学底子太差，真要写出点东西来，非化点苦功夫不可。因此，从广州回来，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，下狠劲学习，观摩中外电影，那时有很好的条件，足不出户就可以看

到影片，有时陪章泯同志审阅外国原版片，一天四部，前前后后，我大约看了二百多部片。再就是看文学作品，中外名著，电影剧本。我们这个地方，来往的人多，不少是名家，也是学习的好机会。那时人与人的关系是很真挚的，有事请教，不保守，不封锁，蔡楚生、史东山、洪道等同志都是我的启蒙老师，黄佐临老先生为了让我弄懂什么是电影蒙太奇，花了不少时间。当然，我更多是向我的合作者学习，解放前，他就写过好几个剧本，他的坚定信心鼓舞着我，使我慢慢悟出一个道理来。

这样，我们两人合作写出了《椰林曲》，接着，我自己试写了《南岛风云》，后来残云同志写了《羊城暗哨》。我们写这些剧本，夏衍、陈荒煤、袁文殊等领导同志花了不少心血。

《南岛风云》这个影片名字是夏衍同志定的，夏衍同志看了影片，还写了评论。陈荒煤、袁文殊同志在剧本定稿通过的过程，花了很大力量，袁文殊同志亲自为我修改剧本，完全可以说，这些剧本拍成电影，有当时领导电影的同志的苦心 and 劳动。蔡老在看完电影后那兴高采烈的笑容，至今还记得很清楚。

使人怀念还有制片厂那种公正又严格的作风。这三部影片都是上影拍摄的，我们没有认识什么人，剧本投产后才和厂里接触。那时，不懂什么关系学，用不着请客送礼，用不着找人说情，问题只有一个，剧本有没有拍摄水平？王为一、白沉和卢珏三位导演，都是素不相识，接受任务的目的，只是为了祖国多出好片。

五十年代是令人怀念、令人神往的年代，那时候，人心向上，奋发有为，勤奋好学，团结战斗。新中国的电影事业，在设备残旧，人才缺乏的困难下，从各个岗位调来大批并不熟悉电影的新兵，用不了几年时间，局面就有根本好转。一九五六年的新片展览和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献礼片，标志着社会主义

电影的繁荣和发展，不论数量上、质量上都是空前的，直至今天，我们有些影片还达不到五十年代的质量。

我们编这本集子，不仅仅是怀念那个令人振奋的年代，更重要的是表达我们的真诚愿望：让我们电影获得新的繁荣发展，攀登我国电影发展史的新的山峰。

我受残云同志的委托，写了这个前言，不知能不能表达残云同志的意思？我急于把自己走过的道路告诉年青的朋友，目的是鼓励同志努力前进，冲破种种困难障碍，贡献自己全部力量，如果有什么不适当的话，请多加原谅。

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五日在北京

目 录

前言.....	李英敏 (1)
椰林曲.....	李英敏 陈残云 (1)
南岛风云.....	李英敏 (81)
羊城暗哨.....	陈残云 (165)

DD15 E6

椰 林 曲

李英敏 陈残云

第 一 章

琼州海峡。

铅灰色的云块遮住阳光，强劲的东北风狂吹着，碧蓝的海面激起白浪。

从雷州半岛向南遥望，隐约的望见海南岛的群山和海岸。山峰上，披着淡淡的轻烟一样的薄雾。

朝前看，靠近海南岛的海面上，停泊着一列挂上红膏药旗的日本军舰，在军舰的距离之间，装着机枪的巡逻艇窜来窜去。天空上，一架零式的日本战斗机，在低空盘旋。

一颗太平洋上的祖国的珍珠，秀丽如画的海南岛，正遭受着日本军阀残酷的蹂躏。椰林环抱的海湾，红砖白瓦的城镇，一望无际的沃野，绿得发黑的树林——椰子树、槟榔树、香蕉林、橡胶林——冒出被敌人残害的烽烟。

海湾、城镇、乡村，处处是敌人的灰色的碉堡。公路上，露出丑恶的红膏药旗，兽性的日军队伍在横冲直撞的进军。

蜿蜒曲折的山间公路，两侧是起伏不平的丘陵，远处是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。

丘陵上长着茂密的灌木林，山岗上，突出的长着一二棵热带特有的大榕树和稀稀落落的椰子树、棕榈树。

一座陡险的小山岗，从低洼处伸上去的公路的斜坡上，一辆日本军车被击中起火，另一辆军车歪倒在路旁，车旁边，躺

着十多个日本兵的尸体和抛掉的钢盔、子弹盒、鞋子……

枪声还在激烈的响着。倒在路旁的军车后面，伏着四五个日本兵，一个日本军曹指挥着轻机枪向山林扫射，山林里回应了一顿猛烈的枪声。

在这车子附近的小高地上，伏着三个手提驳壳枪的游击队战士。伏在最前头的是短枪班长张陵，他的年纪只有二十二岁，方形的脸颊上突出饱满的前额，瞪着一双明亮的容易生气的眼睛。

他打了一个手势，两个战士跟着向前爬行了几步，小树林的晃动立刻招来一阵密集的机枪弹，被打断的树杈子落在他的面前，他轻轻骂了一句：“他妈的”，然后摘下一颗手榴弹，正准备揭开保险盖的时候，一只大手把他的手腕抓住，他回头瞧一瞧，惊喜的喊道：“大队长！”

出现在他身旁的大队长叫谭真，年纪三十二岁，身躯矮小，壮健而结实，黝黑的脸，闪着一双发亮的眼睛。跟在他后面的是七八个长枪班的战士。他盯着张陵，严厉的说：“谁叫你放手榴弹？”

张陵低着头，不敢吭气。

“来！你带领短枪班抄过去，把鬼子屁股狠狠的揍一顿。”谭真拍拍张陵的肩膀嘱咐道。“可要注意，别把汽车头打坏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张陵奇怪的问。

“去吧！”谭真挥挥手，不正面回答。“我掩护你们。”

张陵不再追问，带着短枪班向山岗上移动。

谭真指挥长枪班向敌人射击，车底下的鬼子发现火力，集中向谭真方向射击。

张陵和战士们越过公路。

谭真阵地前，烟火弥漫，他继续指挥战士猛烈射击。

张陵他们已抄到鬼子后面的小高地上。

谭真和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，枪声稀稀落落。

谭真急得满头大汗。他看到身边堆着许多石块，立刻抓住石块，向鬼子掷去，战士们跟着也把石块掷出去，鬼子火力又被吸住。

张陵他们冲下公路，向鬼子摸去。

鬼子军曹回头望见张陵，赶快拉着机枪手调转机枪向张陵射击，张陵开枪击倒敌机枪手。

鬼子军曹急忙夺过机枪，撒腿就跑，张陵追下去。张陵追近了鬼子，正待开枪，发现枪里没有子弹。正想摘下手榴弹，鬼子像耗子一样向森林中逃去。

公路上，在打毁的汽车周围，战士们正在清理战场。

张陵兴冲冲的割着汽车的胶轮，高声叫：“这回老子有胶鞋穿啦。”

一个战士玩笑的说：“叫你老婆给我缝一双！”

“做梦！”张陵粗声说。

谭真站在汽车头旁边，高声叫：“张陵，你来。”

张陵跑过来，奇怪的看着谭真和战士们拆卸电瓶。

“这宝贝差点儿给你的手榴弹打坏了。”谭真指着电瓶满意的说。

“要这个脏东西干啥？”张陵有点摸不着头脑。

“用处大呢！”谭真严肃的说：“现在我交给你，你要保证送到大队部去。”

二

一座数十户人家的山村，海桐林紧紧围绕着村庄。

村庄前面，是一座古老祠堂，一棵巨大的樟树长在祠堂的面前。樟树下，战士们三三五五躺着坐着休息，一片战后的喧闹声。

祠堂里面，一张破旧的八仙桌上摆着一副残破不堪的收音机和电瓶。一个戴黑边老花眼镜的中年人，小心翼翼的联接着

电线，拨弄着波长，侧耳倾听着音响。

桌子周围站着七八个穿便衣挂着手枪的指挥员，他们怀着期待的心情，定神的注视着那个中年人，特别是谭真，他比谁都焦急，不时动手弄这弄那。

人们的心情越来越焦急，中年人把收音机一推，失望的摇摇头，站起来。

“怎样？”谭真不安的问道。

“不行！”中年人说。

“是电瓶不行吗？”谭真睁着希望的眼睛。

“电瓶不行，收音机也不行，真空管全是坏的。”中年人不断的抓头。

大伙愣了半晌。

一位大脑袋的指挥员小心说：“耐心点，再检查一下，再……”

“我干这一行整整二十年啦，一副收音机还对付不了？”中年人不耐烦的说。“要是电台，你们要打电报给党中央、毛主席，不乱吹，我全办到……”

谭真和那位大脑袋的指挥员频频的对中年人劝慰。

“算了吧！没有收音机还不是一样打仗！”一个矮胖的指挥员大声的说。

“不……”谭真想说什么。

矮个子自豪的补充道：“十几年来老子什么都见过，还希罕这些鬼子！”

“老陈，不是那么简单吧。”谭真沉思半晌，说，“现在的敌人和过去的敌人不同，不能闭着眼睛打仗！”

“对，”那大脑袋的指挥员插嘴道，“延安就是我们的眼睛。”

“上级要我们搞收音机搞电瓶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还不是为了改变这种孤悬海外的现状！”谭真深深的吸了一口烟，

激动的说。“我日想夜想，那怕是听到延安一点声音，也会增加我们的战斗力量。这一次算是失败了，但我们的希望决不会落空的。”

正在这时候，一个背着驳壳枪的小通讯员走进来，向谭真敬礼说：

“谭大队长，党委请你去。”

三

山陵起伏的乡村中，一家中等人家的客厅上。

屏风上挂着一幅海南岛的战争形势图，祖国大陆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遥遥相对。这里，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从海南岛的北部，有好几支红色的箭头指向雷州半岛。

在左面墙壁上，也挂着一幅全国抗战形势图，用大红五角星标志着的延安，有无数根红线通往各地，其中一根红线直通到海南岛。

谭真平静的站立着，满有兴趣的瞧着地图。

靠近桌子旁边，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的粗壮的中年人，他那古铜色的宽阔的面孔，明亮逼人的眼光，使人从他的身上感到力量，这就是党委书记洪飞。

“老谭，”洪飞卷着纸烟热情的对谭真说，“看出什么道理？”

谭真天真的说：“看出了。”

“看出什么？”洪飞故意问。

谭真用手指着从延安通向海南岛的红线，笑道：“和党中央密切联系，这是我们的希望——”

“不仅仅是希望，”洪飞庄重的说，“现在我们要实现它！”

“要实现它？”谭真奇异的问。

“是的，道理你已很清楚了，现在党委派你去办这件事！”

洪飞态度很严肃，“到雷州半岛去，护送党中央派来的电台和技术人员。”

“啊！”谭真惊喜的叫起来。

“有了电台，有了党中央的正确指示，任何敌人都封锁不了我们。”洪飞说着，站了起来，在厅上踱来踱去。“但这任务并不简单，你有信心完成吗？”

谭真走近洪飞，激动而自负的：“我是老党员，又是老海员，会没信心？”

“老谭，你真痛快！”洪飞赞叹一下，才又语重心长的，“我们派了两批人去都失败了，这回得更加小心谨慎，不能再失败呀。”

“不会失败的，”谭真信心十足。接着，他默然想了半晌，说：“到椰湾去想办法。”

“椰湾——”洪飞想了一想，很有感触的，“对，这是我们的老地区，群众基础好，敌人来了才不过半年，对这偏僻的海湾摸不到底。”

“而且有我们可靠的老房东——”谭真昂起头。

“林妈——是吗？”洪飞微微一笑，谭真点头。洪飞接着又说：“何止是老房东？她的丈夫林海，是我们大革命时候的老战友，你不记得吗？”

“记得，”谭真说，“后来渡海牺牲了。”

“也许没有牺牲，”洪飞带着怀念的神情，“这位勇敢果断的老同志，如果不死，对我们的事业将有重要意义。”

谭真说：“他留下一个好女儿，进了党啦。”

洪飞突然记起，怡然说：“就是那脸上有一颗小黑痣的俏皮的小姑娘阿梅？”

“是呀，长大啦，”谭真笑起来，“我们队伍里那大胆的小伙子张陵，是她新婚不久的爱人。”

“啊！好一个革命家庭。”洪飞赞叹着。“那就让张陵做

你的助手，一起去吧。”

谭真很高兴：“我正想向你说。”

“好吧。”洪飞点头答应。接着用充满感情的腔调说：
“见到林妈，请代我问候她。”

第 二 章

四

椰湾。

阳光淡照的清晨，凉快的海风轻轻吹着，海面上荡起微波，轻轻的飘到沙滩上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

海堤上是绿绒一般的青草，红色的黄色的野花，鲜艳的突露在草地上，几株椰子树笔直的挺立在碧空中。

从海堤上望出去，U形的海湾就像一个蛾眉月，右边伸延到老远的地方，隐约可见高耸的石山海岸，美丽的渔村、整齐的椰林；左边是一条伸出海外的土龙，黄色的沙岸和密麻的槿椴林，土龙的尖端，矗立着一座灰色的碉堡，上面飘着一面红膏药旗。

出了海湾，便是琼州海峡。海面上风平浪静，远远望过去是水天一色。

太阳慢慢升高了。

三四条小艇沿着槿椴林边划行，艇上都是一些青年男女，人们一看就知道，他们出海经过一夜的辛劳，而今正要回村，他们一面划着一面谈着。划在最前头的是林秀梅，今年才二十岁，圆润的脸颊上，镶着一双又黑又圆的眼睛，嘴角下面那颗小黑痣，似乎使她的面容增添了秀气。她的丰满结实的身材，裹着紧身的臂膀全露的小衣，她高高的卷着裤管，半截大腿裸露在阳光中，她是那么健康而美丽，充满着海滨姑娘特有的生